



艺4、5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

人物

现代快报 2018/5/26 星期六

责编:白雁 美编:江佳镁 组版:郝莎莎

盖茂森艺术馆开馆仪式暨《西游墨痕》开馆作品展

开展时间:5月27日下午3点 展览地点:南京市高楼层29号

大美壮哉 西游墨痕

关于盖茂森生宣水墨系列作品的研究

□ 蓝胜兰



盖茂森

1941年生于江苏无锡,祖居江阴后滕(现为张家港市)。1954年于无锡市辅仁中学学习,196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1976年于江苏省国画院任专职画家,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学会创会理事,历任江苏省国画院顾问,江苏省艺术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江苏省第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戈马江南》《老担新挑》《胜利的脚步》《雄风》《香妃进京》等作品多次入选于全国美展和国外大展并获“一等奖”“金奖”“特别优秀奖”“学术成就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馆、中南海、天安门陈列室、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江苏省美术馆、天津艺术博物馆、黑龙江博物馆、日本名古屋博物馆等均珍藏、陈列其作品。其中代表作《戈马江南》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入选中国书画展,入编《百年中国画1901-2001年大型画集》。

曾应邀赴日本、美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及香港台湾等地区举办画展和讲学,中央电视台、中央教育台播放访谈节目及专题片,出版有《盖茂森画选》《当代江苏画派名家盖茂森》《盖茂森画集》《中国当代名家画集——盖茂森》《盖茂森新疆人物画》《盖茂森作品集》《盖茂森写意人物》等多种画集。传略载入《中国美术家辞典》《中国美术年鉴》《世界名人辞典》等。

盖茂森艺术馆

始建于2012年,2017年完工。5月27日隆重开馆,首场展览《西游墨痕》将同期开幕。艺术馆占地面积3亩,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坐落于南京市鼓楼广场北侧,高楼层29号。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政治、文化、商业核心区域。周边中外顶级商业体、文教机构林立,古今历史遗迹遍布,双地铁枢纽鼓楼站连接高铁与机场。艺术馆为江南园林风格建筑群。亭台楼阁、梅兰竹菊、古松奇石居于其间。规划有盖茂森艺术作品展展厅、公共艺术交流展区、平仄美术馆、艺培教育区、艺术创作工作室,以及艺术交流接待区域。



《沙脊》

偶然在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的节目中看到著名理论家薛永年老师讲解盖茂森先生的作品,其中谈到盖茂森先生的水墨人物画作品的艺术水平已经超过了五代的梁楷。虽然我欣赏并且长期关注盖茂森先生的艺术风格与艺术走向,经年在画派研究的文章里也有几段有关盖茂森先生作品的研究章节。我也非常遵从艺术评论需要独立思考的基本理念,也非常敬重薛永年老师和盖茂森先生。但仍然对超过五代梁楷这个提法是否合适有了一丝想法,觉得有机会定要研判一下,证明自己的疑惑。

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在这个艺术的盛世之中。看似忙碌碌碌却又无所事事的生活,总让我们会改变计划的日程表,间有断断续续的抽时间浏览和收集各方面有关盖茂森先生的艺术信息,一直没能停下奔波的脚步,来系统地规划下关于盖茂森先生艺术研究的具体方向。

今年的早些时候,赴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的间隙按惯例去京城的几个重要场馆旅游一翻。午后来到计划中的中国美术馆,久违的暖风似乎有些人恍惚。又恰好今天的展览是江苏省国画院的进京汇报展,参展都是些比较熟悉的主流江苏画家的作品,熟悉的画风更是使人觉得倍加温馨。

顺着展线漫游观摩,在一不经意处,忽然

眼前这幅作品让我停住了脚步。凝神细观之下我几乎被震撼到了,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说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那种观感,似乎有点虚伪。可是这种感觉到现在还存在,以往常用的辞藻都有些贫瘠,何必套用,尽量用个普通观众的直觉去描述。

在中国美术馆这样的空间里,这幅作品的尺幅不算很大,大约高宽都在两米左右。近看很当代,黑白之间充满着肌理效果,基本是浓淡相间的没骨。在我的印象中,江苏省国画院好像很少有如此风格的画家。江苏的画风还是工写兼备,多写实,少抽象。一派江南人的中庸做派,唯美到骨子里去的优雅身段。昆腔吴语,烟雨润泽,就这腴性硬生生的占据了上下五千年中国美术史的大半壁江山。

又有点游于题外了,近看无物,生理性的退后几步再作观察。退后一步是精彩这句话用在此时真是感触深切,视线中一切渐渐清晰显现。画面大块凝重的水墨肌理原来是沙山,占据了画面的四分之三。沙山之上是一队大漠中行走的商旅驼客,之上是大段的留白。大面积水墨的沙山部分虽层层积染,肌理丰富,却不见生宣纸水墨渲染时难以避免的积水痕迹。充满沙尘的流动感也不失庞大沙山应有的体积感。澎湃大气中蕴含着嫣然的律动。沙山上那队商旅驼客,没骨写就却不失笔意。人物角色布局节奏自然,细节处凸显洒



《欢乐颂》



《牵云》

脱。似有似无,恍若幻境。虚时如烟尘缥缈间,实时传真喘息呼气中。

画面呈现的视觉角度犹如置身大漠,孤身一人用尽力气穿越又一个沙丘,深入低谷稍事休息的间隙。风中阵阵驼铃隐约飘过,抬头仰望,沙尘迷漫之际,天空之上只见一队驼客穿行沙峰而过。刹那间风化的沙石随动坠流,如瀑布千尺飞驰,似雪崩坍塌绝壁,偶遇阻力随缘变形。重望万干婀娜,代言天地苍。是感动,千里无人之境有人与我同行;是感叹,相逢之后又是何时再见。画中四驼二人,一人驼前行走,虽身处流沙却脚步稳健,人物造型略有倾斜,露随时有脚步陷落之失态,投处处步履艰难之名状。身后两轮绳牵楚楚轻装而行,是主人不舍,还是茅庐初出就丝路远行。真情不知,令人遐想。余二驼身负重紧随其后,驼上之人紧握缰绳双腿微绷,顺势变幻身形不得散失。抑驼上之物乃万里奔波而来,是惜物值千金,是怜路途艰险。或大漠之水珍,或荒原之盐块。感丝路花雨只闻歌舞华滋,何见眼前频频艰险出入。此情此境,让人唏嘘。

最令人折腕叫绝的是作品下方的一条留白,在大片墨色的衬映下,极为生动。墨色渲染的边缘自然流淌,蓄势渐进,给观者留有想象的余地。实为真真,虚乃献献。这样的画面处理契合了古人的哲学思想,计白当黑抑或



《射否》



《贵客临门》



《圣山雪痕》



《夜过伊犁河》

道法自然。可谓墨是白的是,白是黑的非。为了细赏墨痕之绝美,躬身上前,这才发现作品右下方落有穷款。茂森二字,原来是江苏的盖茂森先生的作品,不由心生崇敬。盖茂森先生如今已七十多岁,曾经纵横中国画坛。我对盖茂森先生的画风是比较熟悉的,主题创作、江南诗意、民族风情皆擅。如此风格却不曾见过,变化之大,成就之丰,令我惊讶。众所周知,在中国画的创作中能够找到一丝个人的风华已是不易,故此功成名就之时,再闯新路,再造一个新的姿势。白石老人有衰年变法从稿,传为画坛佳话。盖茂森先生的这个巨变,真心让我一时语塞。敬佩之心油然而起,想起之前著名理论家薛永年老师解析。赞盖茂森先生的水墨人物画作品的艺术水平已经超过了五代的梁楷,眼前这幅盖茂森先生的作品,水平之高,薛永年老师此论点实乃当之无愧。薛永年老师不愧为当代理论界的领衔大家,理论研究功力深厚,观点独到论据详实。从点滴处观微微大象,去糟粕,存大爱。今所见所感深觉理论研究虽不可从众,但也不可独断专行,眼见为实,去瑕存真。

作为研究者,除了向观众传递作品画面给我们带来的视觉感受,技法和艺术风格的解析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幅作品表现的视觉角度很震撼,在正常的观赏距离,观众的视点是大面积的墨色,抬头才能看到人物,使

观众有了“客从天上来”的错觉。大面积墨块与留白呈水平状叠加,形成独特的图像构成感即是对比也是融合。特别是细节处理微妙,使画面很抢眼的同时又具有引人入胜的可看性。使静态的画面充满动感,充分给予观者与作品视觉的互动。不只是吸引眼球那么点点精彩,还能留步细赏。这种感受在中国画的世界里并不多见,架上绘画的视觉延展性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在影像、视频科技与艺术高度进步的今天,如何使传统绘画作品在当代能够继续发展而不只是苦守困步,这或许是个方向。与此同时这幅画在技法上有个地方很值得研究,中国画向来讲究皴法,皴法在千年的绘画长河里万千变化使然,但以往我们所见的种种皴法不管如何变化,在纸张上展现的视觉表现是墨色的干燥程度和磨擦力度。总之是毛笔在含水量较低的状态下与中国特有纸张接触下留存的痕迹,用来表现中国式的物体体积感、凹凸感和明暗光影,我们暂时定义为干皴。而眼前的盖茂森先生的这幅作品里留下的却是满眼的湿润,在湿润变幻的墨色里却完整地展现了物体体积感、凹凸感和明暗光影,重点在于不是用泼墨、揉纸、水拓、物印或是化学的留白和晕染流淌等技术那样随意简单,而是高度提炼中国画技法的传统笔法,在中国画纸张特有渗透与沉淀的原理中摸索,寻找新的方法。几支

笔干湿并用,应用海绵原理,同时结合给排水技术使纸张、笔墨、水分得到平衡,从而获取笔墨的控制权,方能随心所欲纵横纸上。处处见笔,却不见反复落墨干燥后形成的多余水迹。特别神奇的是这幅作品保留的这种墨色湿润度,是历代画家追求的,作品没有完成干燥前的那种视觉湿度,解决了以往画家总是留不住作品未干前的那种墨色淋漓的理想效果,而产生的遗憾和困惑。更类似于雨后彩虹般难得,让人要上前触摸的冲动,苦于对艺术家作品的尊重和观赏艺术品的自律,不得为之。和传统意义上的皴法有了太多突破,我觉得这应当可以称之为一个新的皴法——湿皴。

这样的画坛大家,这样的笔墨成就,会有太多人去研究,去解析,去探寻。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表述我的研究结论,盖茂森先生的生宣水墨这个系列作品用笔大胆灵动,无形水墨铸就,却拿捏到位。细节刻画光影传神,凌波微幻,构成奇巧重塑天地,乃平面视觉之新域。写意墨色淋漓手法凌厉。随心控制水墨延展,画面肌理晕化浑然天成,处处见笔又隐约无迹。此等风华直追五代梁楷如神来造化,当代画家有此功力者寥寥。如此笔墨,当今中国画坛,谁与争锋。如此大作,今时呈现,乃盛世之福祉、文化之瑞祥。薛永年师之赞,言之有理,我辈拱手叹服。



《诵》